

立夏

夜间,青蛙叫得厉害。呱呱呱呱地,让人心生无限欣喜。睡不着,躺在床上,风吹拂厚重的窗帘,间或地掀开一道缝隙,明媚的月光刀锋一样地闪一下。风再一吹,窗帘闭上,刀锋抽离,夜再度沉浸在夜里,黑色幕布一般,悄无声息地铺进屋里,迅疾,爽快。屋外,青蛙的呱呱声,一直在月色下荡漾回还。亮堂堂的白日是大情人,夜晚几乎成了青蛙们独占的世界,它们在大声说话,它们在昂首歌唱,它们在挺胸凸肚地肆意抒情。它们的快言快语,它们酣畅淋漓的表达,在夜晚,在苍茫的境地里蔓延,冲破苍穹,走向高远。

早稻秧在水田里,像是儿童嘴里新长出的恒牙,看上去还很稚嫩,但是,颗颗成活,个个健康。田里的水碧清碧清的,秧苗下卧着一只一只田螺。田螺壳薄,颜色淡黄栗色,阳光打上去,散发出明媚的光芒。我们手中长柄的网兜,远远地伸过去,一旋一撩,再缩回手臂,轻轻地放进脚边的小桶里。隔几天没有吃宰腥的麻鸭已经等得心焦火燥,成天嘎嘎嘎嘎地叫个不停,脖子伸得老长。鸭子吃田螺的样子,甚是贪婪,扁长的大嘴,一口吞下去,田螺顺着它的喉管往下移行,如同一列火车疾驶在狭长的隧道里,轰隆有声。

油菜饱满的籽荚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地泛出淡淡的黄。收割的日子一天一天地临近,田野里漾满了菜籽的芬芳。冬小麦正在扬花灌浆,粒粒白花,宛如憨拙的孩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攀在大人的脖颈上。一阵风过,它们点点头,翘起粉嘟嘟的唇,在大人的脸颊上,啄一口,又啄一口。

香樟树的花,开得昂扬热烈,细碎的花瓣里,居然潜藏着直逼天际的爆发力,扑鼻的芬芳,在半空中,滚滚的浪涛一般,远远地地飘散着。我们走近前,贫寒惯了的鼻子一时消受不了,在如巨浪般席卷而来的香气里,打起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喷嚏。

一棵挨着一棵的槐树上,花儿前赴后继地绽放开来,如同一只只小小的白色蝴蝶,迎风在枝头荡漾着秋千,荡得累了,歇下来,然后,仿佛一个个仙女,提起裙裾,翩跹落地。人行道上,花瓣铺满了薄薄的一层,我们的双脚踏过的每一步,都有着暴殄天物的窃窃欢喜。不时地,有那一片一粒的花瓣,调皮地落在我们的鬓角眉梢,香芬袅袅,绵延不绝。

气温蹿高了不少,一场雨落,气温又急速地降下来,恍惚间,春去春又回了。心头掠过一丝欣喜,那欣喜,有些奢侈。奢侈的东西,有一样特点,那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这时候的凉,跟春天迥然不同了。孩子们把亲娘一针一线缝制的布鞋脱掉,一双赤脚踩在地上,无论是走路、奔跑,还是下水、爬树,都分外干脆麻利,一眼没打牢,便是逮也逮不到。

好些顽皮的孩子都等不及了,阳光正亮的中午,趁着大人的眼睛眯个空,便像只泥鳅一样地滑进水塘里。

节气里,潜藏着我们无法破译的神奇密码。冬春时节,一不留神就会感冒,夏日来临,羸弱之人的身体豁然健朗起来——老慢支的二娘,咳嗽一冬加一春了,立夏一到,咳嗽咳痰立马地销声匿迹了;冬春时节,天天拖着脓鼻涕清鼻涕的孩子,一张小脸,眼儿看着干净标致起来。

大凡“立”里,都隐约有让人肃然起敬的欢喜,譬如节气,譬如人。

稚嫩的幼儿,骨骼于无声中慢慢生长,渐渐硬朗,在某个原本很平常的日子里,一下子站起来,朝着父母的胸膛扑过来,笑容绽放得格外灿烂,几颗小乳牙露出来,在大人的眼里,比娇艳的花朵更好看。自尊自强自立,一个人,在经历了拼搏奋斗后,立起来了,那个立起来的人,虽然依然还是鼻子横着眼,却陡然间平添了几分明媚的光芒,他的魅力,于无形中平添了。

立夏,是一道明丽的光芒,点亮苍穹,点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房,所有的作物快马加鞭地生长,所有的希望皆在土地之上、人的心上;立夏,是一味强身健体的良药,把漫长冬日镶嵌进我们肌肤骨骼里的每一寸寒意,连根拔除,不留死角。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夜莺掌灯

闻令即动,白衣执甲,逆行征战,火线建功。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时间走进2020之后,这是人类星球闪亮的最美景线。

千里驰援湖北,共4.26万名医疗战线人员,其中护士2.86万名,占七成之多。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苦争恶战之时,白衣天使引吭高诵如是文字。这段文字叫作南丁格尔誓言。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现代护理事业缔造者。自1912年以来,全球护理界将其诞辰的5月12日确立为国际护士节。今年的国际护士节尤为特殊,既因疫情激扬护士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又因南丁格尔诞辰恰逢200周年。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与英法争夺小亚细亚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滑铁卢之后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拉开现代战争的序幕。其现代性就体现于野战护理,由临危受命而远征战场的南丁格尔首创。

“我所目睹的一切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得到丝毫抢救便死去。似乎病人在照料病人,垂危者在照料垂危者……”《泰晤士报》战地特派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发回的一篇前线报道,犹如一枚巨型陨石撞击英伦三岛,激起阵阵风浪。

“难道我们中间就没有妇女具有献身精神,愿意站出来帮助那些因病痛而呻吟的士兵吗?”拉塞尔的发问如若不可堪比屈原的天问,岂能以“第一位职业战地记者”载入新闻史册?果然,这一敲打心灵之问唤醒远在伦敦的南丁格尔。这位病患淑女护理院院长主动向军方请愿,率38名护士赶赴前线组建野战医院。半年后,伤员死亡率从42.7%降至2.2%。

面对近乎奇迹的护理效果,在战壕苟延残喘甚而万念俱灰的伤员惊呼,提灯穿梭于病床之间的南丁格



“提灯女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尔团队“如天使般”降临。由此,“掌灯女神”形象走进千家万户,走上英镑纸币,走出一条现代护理事业之路。

秘诀何在?为纪念南丁格尔诞辰200周年,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推出首份全球护理报告,着重于以技术促护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护理,技术固然关键,南丁格尔开辟现代护理的点睛之笔却在人文性。

为表彰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立勋功,英国发起史上首次全民募捐。高达44039英镑的捐款何去何从?办学。

南丁格尔将这笔巨款先设立南丁格尔基金,进而于1860年6月24日创办南丁格尔护理学校,附设在建于十二世纪的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生的学费、食宿费以及零花钱均由南丁格尔基金支出。对学生的关怀,南丁格尔由生活层面精进至精神层面。她每天把一二十名学生请到自己私宅深谈,激励学生对护理事业牢固树

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南丁格尔誓言便由此凝练而成,代代传承。

南丁格尔誓言之精髓,在“尊严”二字:还尊严于护理,还尊严于护士,还尊严于患者。如今,南丁格尔护理学校已成为伦敦国王学院南丁格尔护理与助产及姑息护理学院,其在圣托马斯医院时期的档案现保存于伦敦大都会档案馆,成为全球护理事业的共同遗产。

“当我不再是一段记忆,而仅仅是一个名字时,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令我一生的事业永存。”在大英博物馆,南丁格尔晚年的这段录音保留至今。

南丁格尔,其姓的意译即夜莺。高举南丁格尔精神犹如夜莺口衔明灯,其光芒烛照的既是人类护理事业,更有健康中国建设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伟业。

风吹响一树叶子



天黑之前,汽车越过沟沟壑壑,越过成片的长满豆荚瓜长满玉米的田野。汽车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了黄砖搭成的营房,很寂寞地站在这个叫“环本”的地方。天黑之前,我听到几个老兵机械的鼓掌声,新兵们纷纷下车了,新兵们下车的时候都没来时那么兴奋。也许他们像我一样,一抬头,看到了营房门口苍凉的树。这个时候,黄昏的风一阵接着一阵吹,风吹响了营房门口那一树的叶子。我拎着一只人造革做成的皮箱,站到那棵树下。我突然觉得我是一棵行走的树,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我想,头发就是我的叶片。

老兵接走了分到他们班中的新兵,然后我们去伙房就餐,我们先唱了一首叫作《武警战士最爱练》的歌曲,然后我们一起吃面条。黑夜正在一寸一寸地降临,吃面条的声音很夸张地响起来。那个南京来的城市兵,一边吃面条一边突然泪流满面。我知道他为什么流泪,在十八岁以前他没有离开过父母,甚至不知道庄稼在土地里的样子。他喜欢看街上汽车走动的样子,喜欢看城里女孩穿着很短的裙从他身边走过的样子,他喜欢看霓虹灯以及城市里的音乐。我轻轻笑了一下,我是闻着牛粪的气味长大的,我是听着庄稼们欢唱的声音长大的,这个地方和丹桂房最大的不同是这儿是平原,一望无际。而丹桂房四周是那么青的山和那么绿的水。我快步走出了伙房,天就要完全黑下来了,在天黑以前,我打算看一看那一棵一直站在营房门口的树。

我不知道那是一棵什么树,三年以后我也不知道,我叫我它树,就像许多丹桂房人不叫我名字叫我小铜锣一样。有人说,“小铜锣,小铜锣你怎么想到要去当兵了?”我想了很久,我记得我站在村口的土埂上对一个叫六婶的人很恭敬又不好意思地说,我派不了什么用场就去当兵试试。现在我站到了树下,我很深情地抚摸着这棵树是因为这是一棵和我一样孤独的树,也许在枝叶丛中自有鸟巢,有虫子在鸣叫,或者盘踞着一条五彩斑斓的蛇。但是它仍然是孤独的。它最多只能在风走过身边时候,唱唱歌,唧唧呀呀的歌。

班长抽着烟走过来,班长抽烟的样子不像一个兵,像是丹桂房有名的懒汉达达。班长说,“你站在哪里干什么”。班长的盐城口音很重,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盐城来的兵。我说班长我像这棵树,所以我在它的身边站一会儿。班长很吃惊地看着我,然后他掉转身走了。班长一走,夜就像大幕一样拉起来,一片漆黑,我只看到班长那移动的烟头,一闪一闪亮着光,像很遥远的一颗星星。班长的声音从夜空里缥缈地传过来,他说种下那棵树的兵,已经不在。我不知道他说的“不在”是什么意思,是退伍了还是不在尘世间了。我一直没有去问他,他也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时候我找不到树,我摸着树的躯干,听一棵老树在夜风里的歌唱,就像我小时候站在破败的小学校天井里,女老师弹着风琴让我们合唱一首歌曲一样。那时候阳光是那么的温暖,童年的影子四处飘荡。十八岁,我长成一棵树,我能听到,风吹响树叶的声音。

柏油灯火

(外一首)

我的夜格外辽阔
夜的怀里抱着我梦的花园
妈妈和姐姐的夜却是窄小
借着一盏柏子油灯豆火
就可把夜的昏黑都照遍
她们编织着三棱草席
要用一根又一根的
灯芯草接力燃烧自己
饱食着柏子油的灯芯草
虽然像棉花一样
缺少撑天的主心骨
但却能把黎明点亮

吹火筒

天上有无数星星
常被乌云覆盖
天风一次又一次擦拭
才能点亮一盏盏星灯
我想起灶台下的妈妈
一手拿着磁石和黄纸卷
一手用生铁刀击石发火花
点燃纸卷多么艰难
纸卷点着后再点柴火
柴火潮湿,一次又一次点
青烟直冒,眼泪直流
柴火烧后用余火焖饭
后用毛竹筒吹星日子
在那些潮湿的日子里
柴火还潮,一切贫瘠
妈妈教我毛竹火筒吹星火
一家八口以火为生



有此足矣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有关部门曾提出开发旅游资源,提振国家经济,但多数受访者表示:我们保护利用好富士山就足够了,何必胡乱开发,破坏生态环境?

富士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山”。日本的姓氏多达十几万个,而姓“富士山”的排名第39位,姓“富士”的排名第647位,还有很多人取名叫“富士男”“富士子”的。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热爱富士山呢?一位日本导游告诉我,富士山高度3776米,是日本第一高峰。对喜爱户外运动的日本人来说,富士山不高不低,登山难度正合适,所以每个日本人一生中至少要来登一次,不少登山爱好者甚至每月都来登几次。这位日本导游还告诉我,日本民众从14世纪开始就攀登富士山了,除了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希望从大自然中汲取精神能量,陶冶性情。

为保护富士山景观的完整性,并考虑到富士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日本有关部门放弃了在富士山修建游览索道的计划,并连连申请让富士山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民间,则由上万民众自发组成了“富士山俱乐部”,每天对山上的垃圾进行清理。

如今日本已发展成旅游大国,每年仅接待的外国游客就达上千万之多,其中不少是冲着富士山去的。对发展日本旅游业,富士山功劳赫赫。

新加坡的旅游资源比日本更为贫乏。1972年,新加坡旅游局局长李光耀总理打了一份报告说,新加坡不像埃及有金字塔,不像日本有富士山,不像中国有万里长城,不像夏威夷有十几米高的海浪……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我们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要发展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看完报告后,李光耀批了这样一行字:“你们还想让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阳光,只要有阳光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利用那“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大量种植奇花异草、名树修竹,没多少年,就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城市”。连续多年,旅游收入稳居亚洲第二位。

发展旅游业,固然有不少地方得天独厚,因为有多数名胜古迹而成名的,如北京、西安、巴黎、罗马、耶路撒冷等,但更多的地方则是仅靠一点优势的巧妙运用而大获成功的:杭州靠一个西湖、曲阜靠一个孔子、吐鲁番靠一座火焰山、平遥靠几十条老街巷、丽江靠上百个古村落……但是,它们都成了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就个人而言,获得成功同样也不需要依靠太多的东西。

贝多芬靠一个心灵就够了。他晚年耳朵全聋了,指挥交响乐团在演奏,自己却什么都听不见。但透过自己的心灵,看着演奏者的面部表情和手指动作,便足以感受到创作的愉悦和生命的幸福。

齐白石靠一支笔就够了。在长达8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笔耕不辍,“不教一日闲过”。有人问他何以从一介木匠成为一代巨匠?老人回答:“把笔握紧了,千万别扔下”。

前几年那位签证去美国的温州大妈靠一把剪刀就够了。她当着签证官的面,在折叠后的红纸上剪了几下,便剪出一幅活灵活现的“龙凤呈祥”,签证官连连赞叹:“我们就需要你这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

……

看看我们周边,有的人靠物欲支撑自己,有的人靠权势抬高自己,也有人靠容颜包装自己,费尽心机,追这求那,什么都想得到,结果往往一事无成。“一生磨一镜”,倘若目标单纯些,欲望减少些,心神专注些,或许成功会离你更近些。